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59

珍藏本

江湖魔头系列

魔
妓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上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著

60

珍藏本

江湖魔头系列

魔
妓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中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61

珍藏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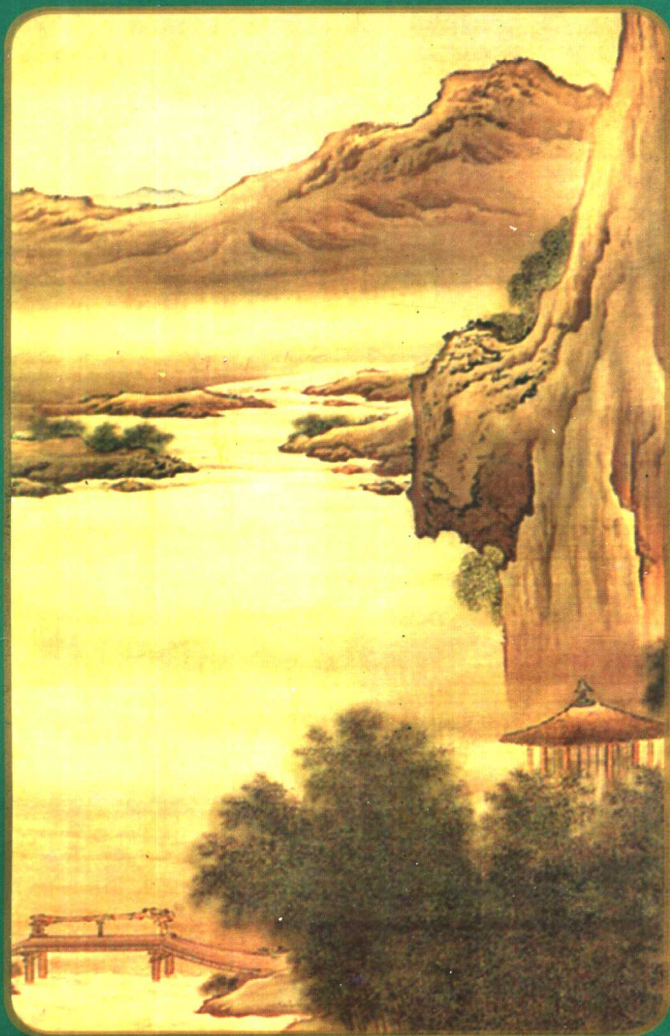
江湖魔头系列

魔
奴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下

台湾·欧阳云飞武侠作品集



ISBN7-222-02640-11·651 全套定价:135.20 元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(江湖魔头系列)

魔

妓

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(江湖魔头系列)

魔

妓 中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(江湖魔头系列)

魔

妓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赵丁丁

封面设计:刘 谢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号 23-1998-013

江湖魔头系列(魔妓)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8.5 字数:54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 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 7-222-02640-1/I·651 定价:135.20 元

(本套上中下三册定价 40.80 元)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徬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

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仍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名 妓	(1)
第二章	峰回路转	(52)
第三章	黑 风 岗	(107)
第四章	魔 妓	(161)
第五章	一鸣惊人	(212)
第六章	神秘老人	(262)
第七章	美 人 恩	(299)
第八章	怪 客	(364)
第九章	黑 衣 人	(417)
第十章	拘 魂 客	(468)
第十一章	脱 衣 舞	(512)
第十二章	定 魂 指	(560)
第十三章	神秘女郎	(601)
第十四章	倩女情痴	(655)
第十五章	奇 遇	(703)
第十六章	夜袭贼窟	(752)
第十七章	万里追踪	(802)
第十八章	毒婆授首	(853)

第一章 名 妓

时值阳春三月，入夜露寒侵肌，整个北京城已进入梦乡，却见一个锦衣侍卫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直在到处张贴布告，这一座辽、金、元，以及当今大明皇朝历代帝主所居住的紫禁城上就贴了一张，上面写得是：

布告

钦奉 圣旨：“前武状元王明道，身居京卫指挥使，总理宫廷禁卫要职，竟敢罔顾法纪，监守自盗，窃朕九龙袍，潜逃无踪，迄今十五年未伏罪返京，欺君渎职，莫此为甚，着令刑部转饬刑狱各司，于明日午时三刻，将钦犯王明道之子王志刚押至午门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钦此。”

特此布告周知。

刑部尚书×××

布告墨迹未干，显然书写未久，贴布告的锦衣侍卫张贴完后，又挟着一大卷布告，乘马而去，行色甚是匆忙。

就在锦衣侍卫去后的瞬间，布告栏前突然神秘无比的出现一个黑衣蒙面人。

蒙面人朝着布告略一观看，发出一声悲凄的叹息，蒙面巾

下的眸子已汇含泪水，暗道三声：“冤！冤！冤！”随即展开身形，一闪而没。

这人动作好快，势如闪电飞去，转眼已翻墙进入一座巨大的监狱内。

左右细一张望，狱卒正巡往别处，蒙面人忙以最快的动作隐身一棵大松树上。

苍松前，正有一栋石牢，从铁窗内望去，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，在一个四周铁栅环绕的牢室内，囚禁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。

少年的双手双脚，被铁链紧紧系着，身着囚衣，发长披肩，面容十分凄愁忧戚，但眉宇之间英气勃勃，却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他与生俱来的英俊挺拔的气度。

他，不是别个，正是当今明成祖皇帝颁诏要杀的武状元王明道之子王志刚。

王志刚，这个英俊聪慧的孩子，自从他有记忆以来，就身系囹圄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对自己的身世遭遇简直是一片空白。

虽然，他知道自己父亲是武状元王明道，人称“赛诸葛”，曾任京师要职，母亲是“白牡丹”陶淑芳，因“九龙袍”而犯下欺君灭门之罪，但却始终未见过双亲的面，对事情的原委始末更加讳莫如深。

说来真是怪事，王志刚囚禁十五年，却学得一身绝佳的内外功夫与满腹的经纶，原来从他懂事时起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神秘的声音来口授他文事武功，他的双亲名讳，系狱因由，就是由这个神秘人物告诉他的。

可是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传授自己文事武功，而

不肯公开露面？却不得而知，虽曾一再询问，依然毫无结果，只知牢室四周机关密布，他无法救自己出险，也不敢公然现身一晤，透着无比的神秘。

另外，从进进出出的其他囚徒身上，也学得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不少事情。

这时候，王志刚行功打坐甫毕，正欲以手代笔，在地上默写已读的诗文歌赋，突闻那个熟悉的声音，以“千里入密”的方法说道：

“王公子，老朽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成祖皇帝突颁旨意要杀你，时间就是明天的午时三刻。”

王志刚听得一呆，亦以“千里入密”的方法说道：

“老先生，圣上真的要杀我，晚辈到底有什么罪呢？”

“王公子，九龙袍乃是皇上珍爱之物，为此龙心大怒，有增无减，错非王状元忠心为国，深得圣宠，否则，早在十五年前就已问罪处斩，你应该感激圣上恩典才对。”

“是的，皇恩浩瀚，晚生死而无怨。”

“不过，王公子，你现在还不能死。”

“老前辈，你要晚辈欺君抗命，越狱而逃？”

“话不能这样说，因为有比死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公子去完成。”

“老先生有话请明示，晚辈恭聆教诲。”

“九龙袍一案虽然震惊朝野，轰动武林，实则乃是一大冤狱，你不能就此含冤而终，应该超生刀下，追宝缉凶，为你的双亲，也为公子自己洗冤脱罪。”

“你老人家的计划是……”

“此牢坚逾钢铁，且机关密布，现任监狱长又是身怀绝技

之人，在监狱内冒险行事，断难得手，以老朽之见不如待明日午时三刻押至刑场时再待机而为……”

言犹未尽，忽又改口说道：

“王公子，你快看一看，梁栋之上是否有人潜入！”

王志刚抬头一看，大惊失色的说道：

“有！共有四个黑影潜伏在上面，他们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他们也是来救你的，但用心却极为恶毒！”

“既然是来救我，为什么又用心恶毒？晚辈想不明白。”

“他们企图破牢劫狱，把公子擒在手中，以你的性命来威胁王状元交出九龙袍。”

“九龙袍究竟有何珍异之处，居然轰动朝野？”

“啊，糟！监狱长来了，老朽必须立刻离开，无法细谈，王公子请勿心焦，老朽必会在刑场之上救你脱险，同时，潜藏梁栋上面的都是武林高手，你要格外小心，果不幸被群小劫持，公子的血仇奇冤将会永沉海底，其他的一切，待公子脱险以后，老朽自当面告。”

“老先生，你老人家的名讳怎样称呼？准备如何救我！”

“老朽傅伯年，武林中人管我叫‘铁掌神笔’……”

声音越来越细，终至完全消失不闻。

王志刚不禁一愣，忙以“千里入密”的方法呼唤。

不料，反应全无，心知铁掌神笔傅伯年早已远去。

傅伯年音消人已去，那个横眉竖目，满面阴沉，常以虐待囚犯为乐事的监狱长，却在四个狱卒的簇拥下，大踏步的走了进来。

监狱长的前脚刚刚踏进狱门，隐身梁栋上面的四个黑影便如丧家之犬似的逃窜。

“什么人？胆敢夜犯皇家监狱，你们的心目中还有皇上与王法吗？”

监狱长耳目灵聪，动作更快，发话同时，人已纵身拔起，其中一个灰袍矮老头动作略缓，逃避不及，被他擒在手中，同时飘身落地。

忽闻矮老头惨叫一声，监狱长手起掌落，灰袍老头的一只左耳，已被他用掌削落，鲜血狂冒，哀鸣匝地，直痛得矮老头浑身颤抖不止。

怒视片刻，监狱长忽然声色俱厉的说道：

“不用问，本官也知道你们是武林宵小，意欲破牢劫狱，姑削一耳，略示薄惩！”

监狱长乃是皇上命官，矮老头怎敢出言顶撞，毕恭毕敬的说道：“犯民知罪，谢大人开恩？”

“你是哪一个门派来的？”

“犯民来自西洞亡魂洞！”

“今夜一共有多少武林不法之徒混进北京城？”

“东谷、西洞、南山、北岗，以及一教二帮，差不多都有高手进入北京城。”

“他们是否想生擒王志刚，从他的身上追索九龙袍？”

“事实确是如此，犯民不敢隐瞒。”

监狱长闻言，发出一阵穿云裂石的狂笑，阴恻恻的说道：

“饶你一命，去通告各派魔首，如敢藐视王法，在刑场或监狱内轻举妄动，不但所有潜伏在北京城的江湖客一个都逃不了，而且本官还要奏禀皇上，派大军十万，征剿各派老巢，连诛九族。”

“是、是、犯民遵命！”

灰袍矮老头如获大赦，一步三作揖，惶惶张张的抱头鼠窜而去。

监狱长冷冷的扫了王志刚一眼，将所有牢室的铁栅，以及四周的机关枢纽，仔细的检查一遍，认为安全无虞时，这才转头对四个狱卒说道：

“今夜要特别小心，加强戒备，本官马上再派三十个人来协助你们，如有什么差错，可要小心你们颈上的人头！现在，我即刻进宫去面谒九门提督，请派五百御林军，将刑场和监狱的四周彻底封锁，以防武林群魔蠢动。

“是，大人！”

果然，监狱长去后没多久，三十个全付武装的狱卒，便整队而来，将牢狱内外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的封了个密不透风。

王志刚耳闻目见，心乱如麻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明天。

这一夜，他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成眠，为一连串谜样的问题所困扰。

九龙袍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奇珍异宝！

为什么成祖皇帝和武林各派都这样重视它？

难道父亲真的监守自盗，偷去皇上的九龙袍？

如说此事是假，皇上怎会把自己囚禁十五年以后还要问罪处斩？

如说此事是真，那位神秘的傅伯年又怎会说是一大冤狱？

尤其，十五年来，双亲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？

是畏罪不敢重返北京城？

还是另有非常的原因？

或者……